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引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有人穿着短裤和背心，甩着胳膊跑步。几个大妈穿着鲜艳的衣服，手持各色丝巾，抖动着，排成一队翘起大腿拍合照。

洗手间整洁干净，有取之不竭的手纸。路边有直饮水机。摁住按钮，水直直地冲上来，正好冲到嘴里，喝起来过瘾，就是经常冲到鼻孔里，顺便把鼻子也洗了。

一个戴黄色塑料帽的环卫工，手持水管子给大片的千日红浇水。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磕磕绊绊地走来，向环卫工讨要水管。清洁工笑着递给他。充足的水流耸动着水管子，在孩子手中一扭一扭。一位年轻妇女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跑过来。

河边摆一些木质棕色长条椅子，有老人坐在上面发呆。他的眼睛朝着远方还是天空？没有走近，看不清。

凉爽的风吹拂着额头，散步的人神情安详。这是深圳的一条河，这个时代的一条河。市井已然铺开，新兴的城市渐渐扎根。每一个固定的事物旁边，都开始流传人的气息。庸常也

河边故事

罢，雅致也好，它们凝结起来的喜怒哀乐注定成为新传说。

还有那些动物。在木凳上稍息，和草木对视几分钟就得站起来。多坐一会儿，蚊子便飞来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叮你一个包，那个痒啊！别以为它吃饱了就算拉倒，还会呼朋唤友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拿你当午餐。脚上胳膊上后脖领子上，逮哪咬哪。最难耐的是咬手指头，干挠而不解痒。水草丰茂，孑孓滋生，冬夏之交替，完全中断不了其繁衍生息。它们跟随着人的躯体，如影随形，爱之深则痒之切。

小蜜蜂匆忙地在马利筋上飞来飞去。一只白色的池鹭在水面上倏忽掠过，翅膀带出的空气刮蹭了我一下。未见其渐行渐远，而是一下子消失了。到处是绿色的形状各异的影壁墙。它们总有地方藏身。

草丛里暗流涌动。黑色的罗非鱼一个挨着一个，在水中影影绰绰，突然猛甩一下尾巴，激起一团浪花。过一会又甩一下。更远处，河中心卧着一条巨大的红鲤，比人的胳膊还粗，引来围观者指指点点。它潜伏于底，先一动不动。水冲来，亦能保持镇定。待一会儿，很贵族地摇来摇去。猜测，可能是某些人的放生品，若于此地自然长到这么大，该是个奇迹。

一只蜥蜴，半尺长，腰身纤细而结实，定定趴在路边，背对着路，面向着近在咫尺的草丛。阳光照耀着它，仿佛带着光晕。一个玩滑轮的小女孩站在旁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它。见我们停下来，小女孩儿用手往里一指——草丛中还有一只更小的，和它同样的颜色，黑中透红。我自语，它们是在谈恋爱吗？妻子说，它可能是在保护孩子，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，让孩子逃跑。正说着，路边的大蜥蜴唰地一下冲向草丛，那只小蜥蜴紧随其后，同样敏捷。两只蜥蜴瞬间就消失了。水声哗啦啦！

奶声奶气背《团圆》

客。每天临睡前，她会有很多诸如蹦蹦床、跷跷板、从窗口看一眼小区里是否有小朋友之类的事，自从有了《团圆》，临睡前读一遍成了新的“必修课”。为了让她能早点睡觉，有时，这必修课甚至提前到和洗澡同时进行。

一次，眼见着所有临睡前要做的事都做完了，刚关灯，只听有友一声大叫：“《团圆》没看过。”无奈，只得开灯，翻开书，快速读给她听，直想着快点结束睡觉。谁知，我一图快，把“轻轻地说着话”读成了“轻轻地说话”，她立即“喊停”，读错了，这句重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一字不差地仔细朗读。再后来，发展到故意要求我们读错，由她来给我们纠正。

有友一岁多开始看绘本，从那时起，她就要求我们用手指点着一个个字读给她听，书名、作者名、译者名、出版社，一个字都不能少，封面、内页都要读。《团圆》也不例外，而且变本加

厉。书中有一幅图的门上贴了对联，她连对联上的字也要听：“春回大地，福满人间。”在书的最后有名家写的赏析文章，也配了书中的插图，上面也有那副对联，所以读完全书，这最后的那副对联也是一定要读的。

女儿33个月的一天，我们心血来潮，想着天天读《团圆》，也想让她试试讲故事，有友还真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，她竟然把《团圆》这本书背了下来，听着她拿腔拿调又奶声奶气地背着书中的内容，赶紧给她录下来。这是她继《小兔汤姆的故事》后，又背下来的一本书。

现在，女儿3岁多了，我突然发现她已经认识不少简单的字了，估计都是在“点读”中认得的。不过我觉得，不用刻意过早教娃娃认字，他们的思维发展会遵循特有的节奏，从读图开始，通过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画面，让孩子读出一个个故事，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幸福感。有了兴趣，他们就会记忆文字内容，最终到自然而然地认字了。我觉得，绘本是培养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好辅助工具。

青阳行客萨都刺

集中，可窥见一斑。

经商岁月持续多年，到底是屈服于生活的压力，还是实现自己的理想？萨都刺决定结束自己不喜欢的经商生涯，于1327年参加科考，结果中右榜，三甲进士及第，授正八品衔。虽然他宦海二十余年，官声清廉，勤政爱民，百姓交口称赞，可始终只是职位低下的小官，与报国救民的理想相去甚远。

此时元朝已风雨飘摇，全国各地群雄纷起，萨都刺在官场作为甚微，但萨都刺不愧为元朝诗人之冠。明末清初，毛晋为《雁门集》作序，称赞他“日弄柔翰，遂成南国名家”。他的诗有大浪淘沙的苍凉之感，既轻灵坦然，又磅礴大气。尤其山水诗，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，情景交融，既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又充满丰富的想象，为后人所称道。他还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，最后结庐司空山下，避世

终焉。

他在青阳，住在县城云松台，为知县宅，是后乐堂。东为主簿宅，西为典史宅，中间是戒石亭。云松台是根据李白写给韦仲堪的诗而得名：“君为东道主，于此卧云松。”他看见九华山像九位仙人，儿孙绕膝，众山拱戴，又如九根天柱插在大地上，巍峨壮观。每天打开城门，就像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往日的喧嚣与困惑，被眼前景物带来的惊喜一扫而空。“县门遥接九华山，日日天开图画看。”

萨都刺与青阳时任县令翟志道是好朋友，曾作《端居书事答翟志道知事见寄韵二首》，有“短褐诗人瘦十分，平生不作送穷文。几时结屋孤山下，为觅梅花种白云”之句。

萨都刺写下《过五溪》，是在初夏季节，其时天气微凉，五条溪水从九华山脉迤迤出发，在五溪汇合，再向长江扬长而去。雨声泉声鸟声，声声召唤，五老峰在招手，太乙之乡在招手，他多么想到九华山上住下来，感受露湿月白的夜晚，上半夜想想自己，下半夜想想诗词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“大年初二，天阴沉沉的，要下雪了。一大早，爸爸就忙了起来，补窗户缝、刷新门漆……”这是女儿陈有友两岁半时最爱的绘本《团圆》中的一段，这本书她每天都要读一遍，直到能把其中所有的文字都背得滚瓜烂熟。

女儿自己有个小书橱，全是她的绘本，《团圆》是为数不多的“国产”货，讲的也是传统的中国故事——过春节。春节是个团圆的日子，要过年了，爸爸回家了，他为家人带来了快乐和温暖。故事中的“我”享受着爸爸特有的关爱，去高高的屋顶看龙灯，在汤圆里包入一枚好运硬币。可是，很快爸爸就要离开了，短暂的团聚之后又是长长的离别。“我”郑重地把好运硬币交到爸爸的手中，期盼着下一次的团圆。

有友看这本绘本时，恰逢春节前后。《团圆》是同事送的，带回家后，有友就被封面上一家三口的照片吸引了。读了一遍给她听以后，按照读一本新书的惯例，又读了第二遍。谁知到了临睡前，她又想到了《团圆》。边给她读，我心里就在想：估计今天这本书要“陪睡”了。果然，《团圆》成了她的床上

元至顺三载（1332），萨都刺结束“衣裳光彩照暮春，红靴着地轻无尘”的生活，开始江南之行。站在五溪桥上，眺望九华山，远处层峦叠嶂，烟云缥缈。近处初月出云，长虹饮涧。天气微凉，泉声鸟声，声声悦耳，他脱口吟出一首七言律诗《过五溪》：“万壑泉声下五溪，小凉天气下溪时。相逢桥上无非客，行尽江南都是诗。苦雨最嫌鸠唤急，爱山不厌马行迟。几时宿向华峰顶，露月萧萧生桂枝。”

萨都刺，字天锡，号直斋，元代著名诗人、词人，西域回人，答失蛮氏，有《雁门集》传世，共存诗词七百余首。少有鸿鹄之志，静心向学。可因为家境贫寒，不得不弃儒经商。他作为一个胸怀抱负的青年，却迫于生活的压力而从事追求微薄之利的经商之道，心中难免有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。既然经商，到江南是一种最好的选择。“南人求名赴北都，北人徇利多南趋。朝朝迎送名利客，身身消薄非良图。”（《芒鞋》）而他在江南经商的很长时间，就在池州、青阳一带徘徊。我们从他《雁门集》诗

◇ 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